



登件番號

No. 2341



靈 縣誌卷之三

靈 縣知縣事蕙水宋起鳳紫庭編輯

靈 縣知縣事毘陵岳宏譽聲國重訂

儒學教諭太原楊廷亮采公

訓導澤州呂大成鈞文

藝文誌

鳳曰凡誌終於藝文猶有先王之遺乎古者
太師陳詩以觀民俗下至婦子征戍靡不收
之以稽其一 愿蘇劉而後古道衰矣即有



山西省圖書館
地方文獻

• 101294

輅囚出不過問疾苦課農桑蠲租發賑而已
未聞繼十五國聲詩而起者則猶幸於郡國
全乘見之以邑與海內較山城固陋已無人
文代與而宦游茲土者又復困於吏事自明
迄今上下數百年僅得殘碑斷簡於蔓草之
餘他無聞焉嗟乎文獻缺畧於邑爲甚採風
斯土覽終篇而足知邊壤之荒涼文事其不
振歟

宏譽曰嘗讀史至風蕭水寒飄撲燕趙多慷慨
悲歌之士望雲中雁門如在天上釋褐後
浮江踰淮客遊陝洛齊梁吳越間獨未曾窺
雲雁一步及捧靈檄渡易水越紫荆過飛
狐枚迴諸嶺口桑乾以北代郡以西歲凡數
至乃得縱觀關山形勝奇險阨塞甲于東南
非奉一命足跡豈易至哉因思有奇山川必
有真文章太史公適魯登仲尼廟堂習車服
禮器而其文乃一變杜甫夔中放翁劍外其
詩之悲涼激壯異于平時隨地賦物觸境生

情理有然也矧夫塞上琵琶關前楊柳秋風
怨笛朔雪哀笳尤爲人所不勝情者乎靈邑
蓋晉西懸朔漠東接幽燕巖壑危奇川原奧
折士君子生于斯仕于斯遊覽于斯代不乏
人或見諸記傳或形諸咏歌或敷陳意旨凱
切行間或澹宕風神寄寓言外登高涉險類
多敲金戛石之音弔古懷人不數月露風雲
之句地雖邊瘠旗鼓盡屬中原景實蒼涼詞
賦偏饒珠玉譽采輯舊聞增補缺畧刪其蕪
鄙集以新裁使窮山寒谷點綴陽春俾斷碣
殘碑羅列指掌庶幾爲邑乘之雅觀見斯文
之未墜云爾凡詔記引議傳辨文啟若干篇

題咏古律詩若干首

加封邑祀南嶽府君詔

元成宗

元元 元年二月詔曰有功則祀今古之常經無感
不通 神明之至德齊聖廣祐王禮嚴祀典名著史
編歷代褒崇洋洋闡靈於如在生人嘉賴綿綿垂惠
以無疆曾司衡嶽之權久重滏陽之鎮靈懿夫人夙
稱柔則克配英風玉燭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嚴
肅祐多福以旁周宜並錫以嘉名用茂揚於休問於
戲渙其大號既遺爾家室之榮享於克誠益廣山
河之固齊聖廣祐王可加封靈惠齊聖廣祐王

夫人可加封順祐靈懿夫人主者施行

建加封南嶽府君碑記

董 恕 元人

聞之以勞定國澤被生民捍禦災沴有功於世其享
國家之禋祀也宜哉若齊聖廣祐王更有不容已者
靈 地隸上都西南邊陲舊有古廟一區殿宇巍峩
廊廡壯麗歲時香火甚盛至元二年冬十一月普顏
帖木兒保義主靈 薄公卽蒙古氏普顏其字也由
恩蔭來判是邑下車初徧謁諸祠瞻及王廟乃曰昔
我有元統一海內推祀歷代有功烈者以王權鎮南
嶽祀典褒崇久矣前元 改元加封靈惠齊聖

王號仍詔天下崇奉焉何靈邑獨無頒降之徽音乎
其於上崇德報功之意不能無負苟弗一氓無以永
其傳遂捐俸勒石以昭制典起工於至元三年夏四
月成於六月初三日嗚呼公華胄舊族生長貴介首
創是舉誠知治政之所先矣夫煥德音樹豐碣非止
仰答上意已也蓋爲王之靈福祐茲土俾雨暘時若
災祲不及農安於野而士習其業無患害之洵臻此
公之素志耳奏竣日屬予爲記不敢謝不敏撫其靈
而書之時至元三年夏六月哉生明

重修覺山寺碑記

遼人 遼姓氏

竊聞金人入漢西教代傳明帝創構梵宮太宗廣修
佛塔沿及後世普度僧尼流風益盛元魏太和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孝文帝姿擅岐嶷性篤仁孝聽覽庶
務從善如環而且哀矜百姓猶若已溺值太后升遐
日哭於山陵絕膳三日不輟聲思答母恩乃於靈
邑之東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覺山巖壑幽勝
關寺一區賜額曰覺山寺招集方外禪衲五百餘衆
棲息於內衣糗畢具仍勅六宮侍女長年持月六

其精進內典者並度爲尼亦一時勝舉也至遼大安
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適鎮國大王行獵經此見寺宇
摧毀還朝日奏請皇帝道宗旨敕下重修革故鼎新
仍賜錢十萬緡卽於本邑開設買肆以所入子錢日
微緡素復設提點所頒給印篆不由府攝蓋重其權
也更賜山田五處計一百四十餘頃爲歲時寺衆香
火瞻養之資地之興復大倍於昔因勒石紀焉時大
遼重熙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重築靈 縣新城記

朱 信 邑教諭

天命今上復正大寶乃念邊陲城池凡有未固者咸
令修舉都御史馬公昂今兵部尚書也適奉勅行邊
按臨蔚朔諸郡邑未幾還朝與總兵石公亨請於上
曰靈 偏近邊地勢稍坦城廓夙狹小且土築脫有
警人難憑恃宜拓五里址其增築之更守以軍上報
可部議移文藩司委大叅魏公琳董其事公深沉有
謀幹明決果斷且舊常經營城工之務遂詣邑總督
是役進父老輩而戒之曰作城所以爲國衛民

曹勿蠶食而息厥事如不聽典法具在不能爲汝曹
寬又延蔚郡守史公魁而告之曰茲役也上欲遣軍
以築之而馬公昂懼重困民隨請端委汝督也汝宜
衡量工作費按向所陳寬狹之數如法修築務堅厚
深廣與樓櫓戍舍諸具舉庶可毋靡此因偕史公循
行故城址會暴風飛沙蔽天經日不止大叅罔敢憚
勞苦數往還忘倦相舊城之基南徙三十步周匝計
滿五里之數使築焉史侯旣受命亦蚤夜趨事靡稍
間蓋侯昔令靜樂治有聲當事知其賢遂薦舉斯州

牧兼任邑事經始於天順二年前二月十八日屬縣
尉韓均轅等各分理其事且誠以勿驟勿惰勿暴其
民而民之赴工者亦咸偕偕不敢逸若子之事厥父
毋煩將伯之呼也閱三月十三日不踰月而城成其
城高四丈雉高六尺厚濶如城濠塹濶三丈深一丈
五尺其南甕門東向名承恩以京師居東也總其事
者爲本省藩司叅政魏公琳營其役者爲蔚郡守史
公魁奔走以共襄厥成者爲渾源吏目裴直廣靈縣
尉郝福廣昌縣尉谷玉靈 縣尉韓均轅蔚郡

巡檢邢禮縣驛丞薛普例得並書

重修靈 縣儒學記

趙德明 邑教人

廟學宮室有修必書蓋以學校迺教化之原賢才之
藝教化行則風俗美賢才出則家國昌抑以彰昭代
崇儒之鉅典興鄉士大夫勉學之盛心也靈 學創
自洪熙元年逮成化間前令易水韓公英重修距今
九十餘載梁棟摧折鐘簏寢廢樞腐紐絕扇鑰不完
官茲土者一瞻拜成禮未遑他顧已揚揚去質之則
曰簿書期會讞訟催科有司急務也吾方理此弗及
奚暇問俎豆爲嗚乎有士責者不爲斯文重彼人人

亦誰識爲斯文重迄今萬曆癸未趙公來令茲土下車甫謁廟禮成周視堂廡頽圯已不勝悲從中來謀欲修舉而未果越明年政和民愜且大有年爰集僚佐師儒屬計之曰令固士民之表也師固令與士之表也今學宮傾礪若是將何以肅令與士與民之瞻仰以表其表觀風教于從來乎隨首捐俸爲衆倡衆相率樂輸筮吉鳩工始於主殿旁及兩廡撤而新之以學前偪民居形家謂不利於科名乃闢地列高壁以障之內起櫺星門又東爲黌宮門以至齋舍庖廩

鄉賢名宦諸祀所無不具舉事雖重修而功實倍於創矣經始於萬曆十二年甲申四月閱十月告成多士聚觀咸謂邊外他邑所未有也德明與訓導王君璜暨諸生相謂曰公嘉惠茲土若此不可無辭以紀其績相與伐石置墀前而屬德明書之竊謂魯侯修泮宮文翁興學校詠於詩載於史抑何烈也若公之崇文重道民不勞而事治誠宜勒之金石以垂來茲然度公意非徒侈觀美飾耳目云爾也蓋屬望於邑之人士重矣邑卽荒僻未可云無才前時科第亦

炳有人而今獨弗振豈氣數盛衰使然哉良由教化多興廢耳撫茲輪奐游息得所爾多士盍亦仰體公意則惟其以各勵所學者以自光務爲一邑光則公之賜誠厚諸士勗哉衆咸謝曰小子儕雖不敏敢不奉教以荅我公之眷眷德明日善爰書諸石公諱柚字司貢別號鵬海籍山左之萊陽領庚午薦治邑基年百廢皆舉茲不盡悉記其大者爾

創建邑學泮池記

袁宗仁

邑學教諭
上谷人

靈邑隸雲中之南其學建自洪熙初越今二百年諸器數文具亦稍稍稱飭備獨泮池前未有創者每不勝瞻然懷之弗置焉紀公於治邑之明年政敷民和雅慕文翁之化欲興起學校以昭文獻時過學宮顧瞻門廡之外慨然曰國家培植人才所以明聖道而懋亮惠之績者則惟此鼓篋環橋之風厲爲亟亟爾然建學構度各有定制且於義有屬今邑學舊矣而泮宮缺然得毋於制有未備耶聞之澤潤則蛟龍

潛土敞則草木不長茲何以異僚友馮君遷素懷此
舉首相欣和遂捐貲命工卜日而興役初難於甃石
不備適城守房公司舊日修城餘磚甚夥亦樂輸以
贊其成始於萬曆十九年辛卯秋逾月報竣池深丈
許橫廣倍之中駕三橋翼然軒舉更於殿廡垣牖傾
圯者率皆一新而官墻之全美具矣因思明興以來
垂二百年至公而始創未有之績諸士周旋俎豆間
豈無所以感而思思而興樂我鐘鼓澤我詩書俛焉
日有孳孳尊經以立心心爲聖心尊經以立身身爲
聖身者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公之謂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士之謂也請以是期夫將來
公名尚義字宜之別號路菴遼東開平人也房公名
宣闢字裕大別號慎菴河南陳州人也是爲記

邑侯景星楊公修建記

商

器

邑訓導
韓城人

正德十三年戊寅楊公自大鴻臚擢知靈甫下車

福謁祠宇見郭外民居輻輳道路四達無垣堵以衛

之欲興築焉格於農事未畢且時將寒迺遂不果明

年己卯移文大中丞楊公允其請集諸薦紳耆老經

營版築咸謂地偏澹河浸決不常恐徒糜工程無益

公弗徇於衆決意十日興役躬行親視未幾兩月報

竣建立東西郭門自是民安其土樂其居河水亦日

漸移去郭垣益堅復念縣治儀門及退省堂年久

毀重加增葺以復其舊堂之西隙地一區創立射圃
亭引泉種樹公退之暇教閱射藝爲游憇所儀門之
東建女監以別內外緣舊日犴狴陘隘男婦雜處多
不便改創焉越庚辰歲內城東南地勢卑下每值淫
雨則衆流積聚常沒民舍遂鑿城一穴周以石中捍
鐵檻引水注濠自是居民弗苦水患又越嘉靖改元
壬午於舊制缺按察分司乃營之城北規模宏敞結
構軒舉閏月落成儒學缺生徒號舍營建二十有二
間旁及講堂射廳廊廡齋屋與一切祭品靡不周具

煥然一新公歷官甫四載諸廢畢振非素有定力不
饒經濟之材者曷克臻此較諸以銜杯爲高致以會
計爲俗流者公之罪人也公政績難以縷悉如抗權
貴而息輓皇木多省民財冒矢石而驅除寇氛大安
邑地後必有採風者過而錄焉可無事於予言邑紳
矜少宗伯張公俊侍御李公孟旭別駕李公玘鴻臚
張公澹率太學生段續生員李孟儒劉叙耆老孫世
經王廷珪等感公遺澤恐久而湮屬予文以著之石
予愧固陋請辭至再弗獲已因約畧記其事公名

奎字景星關西隆德其世系也歲在嘉靖二年夏孟
立

再修覺山寺記

王從儀

山東巡撫
大同人

雲中靈 古成州地也邑治東南二十里許山嶽拱
峙澹水環繞中有古刹曰覺山攷諸徃帙勅自北魏
孝文帝太和七年帝都平城廣建寺塔時巡行方外
經靈 抵覺山攬其形勝遂創立梵宇飛樓迴出危
塔憑凌四方緇流鱗集至五百餘傳及遼大安六年
鎮國大王因射獵過此遂請之上發內帑敕立提點
重輝梵刹大異舊時巍峩踞一方之勝延至明千有
餘歲適值地震廟貌摧殘鐘簷寢廢遺址故墟

可尋而山川風景依稀滿目邑侯黃公邀大同令王
公守戎謝公共相遊賞四顧

動

之思公卽捐金首倡土木畢興勉成漏因兼開護寺
地糧不數月而工竣佛舍僧居無一不飭時陽和大
中丞王公撫巡雲朔路經靈邑觀風問俗咸與落成
則地靈人傑不更際一時之奇耶公之治邑刑清政
簡吏畏民懷更僕未能盡後之瞻高山而仰止者當
與芾蔭之棠俱永矣公諱榜魁字占鰲山左威海人
也奏成日士民願立石以紀其巔末云時崇三年

庚午夏孟

游水陸村水月山房記

楊繼哲

邑令兼人

余承乏攝靈 篆靈固巖邑也至則士恬於庠民嬉於野間里貿遷者價相若狃狃若標枝野鹿之俗然余日出眎象坐堂皇胥吏捧簿書受成案已矣庭閒無所事事惟是數過膠庠與學博弟子員譚說今古治亂戎馬出入事慨然一往殊有深情也間走馬射圃縱觀其如組如舞之巧以銷抑壯懷焉客有言李明經山房水磨者邀二三友人乘輿往觀之水則取諸澗河合併而來勢犇湧澎湃而磨房下以巨

輪仰承之劃然有聲汨汨然磨蓋端疑上懸而其底
石周旋圓轉弗輟自相摩盪若天造地設者斯已奇
矣李子延入精舍舍中設土榻一琴一古圖書梵經
數十軸亦山齋中遠坐地也李子復開桑落酌余余
稍倦縱飲至再坐中學博談禪守戎說劍而余與李
子男茂才握楮論文憶余總帥時與海內雅流角勝
不啻八九會黑貂幾敝長安市猶岸然與少年豪俊
商確千古是鷄皮老嫗塗澤而效顰者爾顧余生平
熱衷每屬意推轂賢髦造就多士撫膺自勘奈何以

余不得當令天下士淹抑壅滯爲其若國家模械作
人搜材巖藪之意何何守令之爲也第余以踈狂誕
妄之夫拙於文復拙於牧弗克懃忠爲舍靈興釐利
弊而徒以斗酒佚游托諸古出舍興補之遺意祇令
士若民掩頤竊笑此又與欺世盜名者何異揮毫至
此不覺吾色之赧而汗淫淫下也時日已晡役夫促
歸甚尚有所謂瑤液池萬松亭及桃塢柳堤者李子
拉之請徧歷憾無楚陽之戈以挽此斜暉也願訂異
日時萬曆戊午春正月上元後三日

重修驛廠碑記

羅

森

邑令大
興人

夫馬廠之設由來舊矣而起敝振頽則自前任盧公始不數傳至今今茲土者咸目爲傳舍非特棟宇圯也且驟駟空矣非特餼羊棄也且星留作矣驛路卽非子午然輶軒時過民痛剝膚誠以官養廢而走遞應役派之十里一經奸頑上下其手李代桃僵甲乘乙斃郵使之催候急若星馳貧窶之湊攢勢同熱火甚而恣行紛擾一騎私苛雙鶻無錢駕嚇多費壯信口刁難馳騁罔矜困頓或域界已過故行越

逍遙或染指少違妄加鞭笞而需索嗟乎膺斯役者
殆惟艱哉而小民措辦辛荼之累又更僕未易盡也
春耕無力倏已貸及夏糧秋獲何期展轉罄其冬蓄
鬻兒易女以完官售地質房以供役無論見聞有所
不忍卽一齒及未嘗不慟心疾首者然猶曰力役之
供小民誼固難辭耳若夫虎胥百計巧施狼貪止快
中飽種種殘削不又其特甚者乎靈一幾何凋敝子
道不至皮骨俱盡喪生而走險者幸也

新朝嘉意民瘼鑒茲奇苦特改官養督院酌循良法
檄諸司一時封疆犁然畢舉本邑馬厰久經傾壞瓦
礫僅存牲蓄名雖肆拾額缺益甚喂養幫貼向旣出
之間里買補支給今難復擾黎黔爰是屢請上司頻
商士庶議以空月餘銀供本厰修葺買補之用而喂
養之資不與焉卜吉三月構室二十四間一應所需
完備如額愚謂新法改爲官養前弊可清但一法立
者一弊生不無胥役偷安自便凡水草愆時料量不
實鳴之不能通其意飼之不能盡其飽用之不能節
其勞不一而足皆不勝屢余慮况更有不盡於此者

故殫我精思夙夜搜剔不遺餘力卽未能隊成雲錦
媲美于斯才斯作之盛然下蘇民困上裕

國計亦庶幾少慰予心云爾

靈

縣蠲豁荒亡地丁記

宋起鳳

邑令
州人

歲甲午春余筮仕得靈邑居邸舍日治裝爲就道計
卽有邑人士踵大農門上災祲狀退而陳諸余余覽
之固不勝怦怦動思所以拯之而未遑也因慰而遣
去於徂暑望前受事甫畢出謁祠宇見城郭不完廬
舍不治蓬蒿瓦礫巷無居人凄然若初中兵者余心
惻惻自度以謫劣之質當此殘斃之區操何術以休
養生息使復其餘喘及綜理版籍則五年宿逋積至
逾萬召里老輩詢之咸蹙額曰邑自經變逆變

災稜水旱相率死者半矣其依依不去者蓋以前任
羅公之寬我我儕得自存相與重廬墓里閭勉供縣
官租稅爾賦之逋也強半死丁荒吟所遺羅公所請
豁而未及盡者使君幸救我否則衆懼包賠之累行
將空邑奈何相環泣於庭不輟聲余扼腕至再因思
長吏君一邑其一邑之沉災隱疹撫按不及問監司
不及察二千石亦不及周知惟長吏得目屬手摩戶
診而力陳之邑今顛苦若此余敢不以民命屑意而
膺怒譴緣退而制牘陳所狀於督府時馬公嗚佩

直雲地甫任未久又值直指中撤屢奏皆泥於前督
未舉而今舉之能無桷鑿乎不納余意爲治在甦民
困民困莫大于包荒苟是不舉將坐見官民兩斃逃
亡日甚不第不可以爲令更甚于無令耳遂單車率
士民叩幕府馬公下所陳於監司郡守覈之未幾公
遷江督去代者爲秦撫馬公之先視事初余卽首上
下吏點金無術殘黎膏血幾枯祈請垂慈以豁荒三
一廣更面陳邑民危苦若死亡一日不能除將益深
益熱填溝壑而走挺者倍甚有司坐催科罷斥不

惜巖疆尺土將奚賴焉反覆迫切聲淚俱下會允所請中間司府之查覈冊報之展轉動經歲月而公又以秦督報遷矣民見余兩年來奔馳幕府事數寢間不得行而索逋催餉之檄旁午每出遮馬首相勸曰使君百費心計保此殘土而不得一當天乎人乎將何以報使君乎歸而攜妻子就食隣邑者鱗次道上非第舊日之逋懸欠不完而當歲軍需又缺額過半矣余早夜憂焚寢食俱廢心長權短計無所從會張公元錫簡畀督府值直指之命復下而翁公祖望持籌斧來雲一時宜雲兩鎮諸利弊兩公諮訪無不縷舉余爰得又復繕牘披瀝歷年之苦累與邑民逃亡巔末涕淚大庭謂得蘇此彈丸地卽坐斥長往無憾兩公壯余言慨然身任曰令有地方之責固亟亟民瘼矣予同司封疆事而與共安危者獨不百姓是計乎獨租稅豁死亡

聖主所有事也責在予何藉爲乃首疏請除靈 荒田死丁以清積累事下部議余召前里老輩速之行曰是宜請大農門陳疾苦狀時也衆靡然往而部覆

其請奉

俞旨豁除荒田二千五十二頃八十三畝人丁二千二百五十三丁去糧銀三千二百六十四兩糯米一千七百三十兩零又復奏請從前舊逋皆坐荒亡累致重困民其悉除之始得甦部議除屢經

恩赦者槩已奏免其自十年至十四年民欠一切報罷於是先後共八年之積負數千家之性命既不致爲待斃者稍緩旦夕得無死其散而之四方者且流離來歸卹率以復其故土而源源矣計是役也余

五年歷涉萬里智盡能索淚竭血枯冊籍之繁可以充棟膏脂之耗難以數量嗚呼地瘠民貧逋負如此之夥堂遠聽疏籲呼如此之艱余固不圖復有今日而與爾斯民息影此中共邀此生之再造也爾斯民其亦毋忘此艱危困苦早夜兢惕以仰荅

朝廷軫眷巖疆加惠元元至意余亦庶幾得藉以免守令之曠瘼于萬一耳衆屬予記因約其實而誌之

游覺山寺記

宋起鳳

春雨新霽農作方興庭閒無一事適王守戎拉余爲
覺山游隨屏騶從攜一二小吏單騎出郊渡澗水見
濕草芊綿一碧無際晴靄流雲時抹林樾老農負田
具驅犢平橋間泉聲與鳥語逸響交荅兩兩水鷺鷥
飛令人心神怡暢作濠濮間想過水陸村長林幽蔭
不見日惟溪流潺湲涼生衣袂野犬聞人語突吠籬
落掩映儼如行藍田莊身在朝水鹿砦中也將次登
門峪口河聲澎湃激湍飛雪兩山虎踞不相下

容瀾道數丈順水勢飛渡而已水至是勢方偏仄急於就下乃爲峯崖所束排扼逆轉騰躍豎起轟然奔奪而入水不遜石石又中砥遂覺深谷中彭彭若征鼓甲兵聲衆山皆響過者未有不驚怖蹶縮却而反走又人騎行水石間里許漸及巖路路且狹下臨無際山鳥群集叢木忘機日久聞足音拍拍飛舉馬時驚逸欲墮回盼其側深窅空洞不知相去幾百尋也可畏哉因思凡具游志者有奇情異膽而後可與言山行佳事如向未踵隘門時田疇丘隴水樹山莊

然一江淮藪澤矣及進峪口而奇險幽惡與蜀道巖嶺不殊非勝情勃勃幾何不中道頓耶從人仰指峯頭一二塞垣石子纍纍謂皆楊彥朗守三關時遺址千年壁壘至今雲氣過之尚有生色越數里抵覺山寺門寺居山腰之半層坂數疊皆養僧山田寺門右腋一白浮屠高三十丈峭插雲表其前百步許古井一邃不可測封錮日久僧云深數與塔等指西峯山巖上復一小塔自山麓較之高亦如焉卽邑人所稱塔井三齊者是寺三層佛像古樸棟宇半荒廢不

菓樹時花夾以茂草與石幢寢鐘委雜墻陰下不辨
何代獨兩什碑臥叢棘間汲泉洗讀乃知寺創自北
魏時孝文帝平城爲今之大同郡帝偶巡行過靈
攬覺山之勝頒帑金建廣剎召集方外僧徒至五百
餘衆而又選掖庭女子精內典者悉入山度爲尼緣
帝感母后恩借佛力以荅報故一時創立極千古之
所未有世代湮遙中間坐兵火興革之故上下千年
寺雖失舊而塔井則巋然獨存焉再由磴道攀援數
里已造山之巔忽出一巖中構精舍數椽祀大士像

旁侍一冕王者意當時奉意旨以孝文並祀故也僧
言山空月明時巖際嘗聞棋子剝琢聲與人間笑語
夜分不息蓋山寺幽落塵趾希履其地松濤蘿石之
次景與人間異飛仙往來或其常耳邑中諸山大率
土骨有餘嵐秀不足每際春秋苔蘚黃落邊塞氣候
乃爾惟寺山秀挿如芙蕖出水亭亭欲颺松楸榆柳
之屬交陰蔽葉七峯鼓其翼羣岫張其前寺門一望
全山蔚若鳳起而諸巒儼同螺聲信爲幽勝地風氣
極溫暄和早於邑兩月僧推魯不事唄誦斷苓採

間治蔬食以供朝夕而已庭有蘋婆一株大逾抱下
蔭芍藥數本亦多年物正值花候余葦席袒雜坐流
連不忍去爰命僧汲寺門泉啜拾良久臥讀碑塔遺
筆逡巡者再衆謂日將晡可速歸騎否則山深路窮
監門之嶮不幾與天台石梁迥絕內外耶余留一詩
置僧壁復返舊道嵐光暮靄紫翠交錯衣上雲烟氣
襲入肌骨此中已自桃源何必更問蓬瀛三千歟出
峪口月輪東上數行平田溪水滌繞如帶野外蛙聲
真可當鼓吹兩部歸而罷浴乘月書此以誌此行之

一快

澹川栽柳記

宋起鳳

邑南郭外舊有高柳一灣環擁土堡周繞稻田數百
畝春夏之交秧針柳線青翠彌望雜以水鳥飛鳴與
江南水鄉無異土人卽名柳巷云因距澹河咫尺漸
爲積潦侵淫向之稻田皆成磽确而諸柳兵荒後蕩
然靡遺春來一目惟平蕪牛羊枕籍而已余每勸農
出野心甚眷眷以爲田力難治柳力易爲古跡湮沒
良可悼惜且城之有關猶齒頰相依庇而開之有樹
殆尤同夫人鬚髮眉目缺一不可者也况樹之利

數端郭去澹河不遠久雨則土膏漸蝕垣必摧頽得
樹而根極固結無傾圯之患利一夏月溽暑沙風蔽
天行旅負販與營馬農畜得一憇地而往來不疲利
二邑城鮮林樾有群木蔥秀映帶徵爲人文蔚焉不
變利三令訟閒無事率僚屬生徒息蔭其下較晴問
雨農業兼課利四凡此皆有便於民者烏容廢置不
問歲庚子春余聚父老輩告以前利於是城鄉子弟
遠近樂從選幹曳枝行歌載道不三日而成林事甫
竣微雨經日纖埃不生逾旬而所種者無一枯萎此

可知天亦樂贊其成矣舉二十餘年之故跡而一新
之前此者余不得聞已計其後必且成拱抱蔭吟畝
享數利而復其風景之舊游觀之美異日來令茲土
者停車問俗追論其興廢而或有取余一日之深意
乎柳巷之外澹流淙淙草色芊綿可觀余思剪一茅
坐柳陰中倦時來聽黃鸝聲未果姑且待之同志焉
耳

甘泉記

宋起鳳

環邑皆山槩多溪流故居民飲濯半資焉其在郭雖有泉率鹵下不適口稱適口而甘冽者莫署內之泉最泉所濬不記何代何人其傳久矣坐西圃中居開聖宇前春夏溉種時轆轤聲鳴曳月下一清俗累惜地少凡木無蔭息所余每退食暇命僮僕蒔蔬薤草曝背泉上渴來汲新水手自烹淪雨腋栩栩竊謂不遜中冷與石頭城下味也居久之乘丙霽後挿柳數株匝歲而綠陰扶踈殊可人目當晴嵐晚照遠山

青科頭箕踞頗具隱人風致因嘆余年來力困催科軫念民事多艱甘於荼苦月不過治脫穀數斗剪蔬侑食而已惟此泉則終日茗莢經營無間凡視政必置削牘必餉臥起話言必烹噉有陸羽之潔而遜其辨有盧仝之嗜而媿其飲一若梁肉糟粕可省而此泉刻不能去者也衙有老圃已龍鐘見余課童自汲睨而笑曰使君凡物無好獨於泉僻甚爲泉有逾於酒乎殆不醉有逾於食乎殆不飽何擇爲余答曰酒吾見其醉而亂也食吾見其飽而噎也泉則未聞有敗夫人者蓋余自得其趣難與不知言也行將覆亭其上額焉咏焉姑且爲之記

白馬寺記

宋起鳳

漢文帝昔封代至今蔚州有代王城存焉靈邑距蔚
百三十里邑西有村曰鼓子山距邑又四十里中界
大溪隔溪山如駝背脩然南向古未有名焉者土人
相傳文帝微時曾經此山偶乏水所乘白馬蹄齧石
間忽甘泉湧出因名垂數百年不知何代建寺泉之
陽仍名白馬山並稱焉自明及今寺久廢且值淫雨
山水瀑漲土木之軀與梁棟衝毀枕籍榛莽中村民
入山樵採積漸推而爲薪蓋已百年餘無一趾者夫

漢文經臨與否無可攷第以斯山形勝地勢較之路
非孔道且陡仄不容騎又鮮脩林茂樹奇石幽巖何
所駐足而遺千百載以嘉名乎其泉周廣徑尺淺可
承杓荒涼匿石隙僅如日壘而牛羊之穢雜樵牧之
溷濁日廢敗不復理胡今昔山靈之迥殊耶雖然海
桑且易陵谷尚遷世有百年而屢失其舊者又奚怪
深山大壑歷千餘歲踪跡杳渺者哉庚子秋修學之
役諸生時爲余言寺頽棄舊矣一切棟材久委風雨
殊可惜議借材於文廟輦發甚當余爰是單騎往閱

至則蒼泚蒼鬱院宇無存惟餘數柱杰山與古鐘樓
寒烟落照間屢覓碑碣不獲時得古瓦長二尺許苔
蘚侵蝕蒼黝斑剝知非宋元時物品其泉甘之徒倚
至晡始返明日集諸生謂之曰若毋以一代興廢計
也當未寺之先不猶然草木蒙昧終歲無一足音乎
忽爲帝子憑依旣效靈於泉復崇其廟貌歷百世至
今始荒落而不治豈非有待於人歟若因其圯而重
加毀棄得不與古人洗發山靈之意相刺謬乎抑南
之帝王代興必以神奇尊所自出漢文居代耶史不

聞他有表見獨是空山中舉馬與泉之異以見帝王
生而聖瑞卽一飲水之微山川無不默相其餘大端
可知寺之創意或托此又焉得以發祥之地一旦摧
毀至與樵採同罪耶今之時靈人阨於尪羸不暇他
顧一傳再傳復其生息之舊當必有感慨懷古披草
萊而更始者二三子則何道於此日之悞矧余籌畫
數載集衆力而土木諸具悉舉矣佑值平易採辦不
苦又何必勞民而曠農哉衆曰善余因禁其竊伐更
刊之以告之

旌表曲烈女碑坊記

張鳴遠 邑人

烈女曲秋葉兒邑花山里民曲大保女也時稚幼卽
許字同鄉民某男未及于歸適因歲歉大保携女就
食五臺僦居邑人安從德家葉兒年十六甫及笄舅
姑相次淪沒夫尋亦病殞葉兒聞訃心傷之絕粒三
日矢欲殉諸地下母知其意時婉言相慰葉兒雖出
貧家姿態頗嬌麗光彩動人從德素覲覲而未有隙
會聞夫故挾財謀爲妾勒期過門葉兒知勢難抗密
初裳衣賺母出遂自經死事聞於官論從德成

院上其狀且請旌表允之時康公丕揚按部三晉置
從德於法令五臺令營墓立祠更檄行舊里樹坊石
以昭烈節邑宰盧公屬余紀其事而鐫諸珉余惟貞
操節烈何代蔑有責諸鬚眉之丈夫易責諸草野之
女子難况出自閭閻猶屬閨閑有素當此窮簷蓬戶
曾無禮義姆保之訓非天性貞篤乘間而起曷能從
容盡義視死如歸如烈女者乎女固生長農畷未嫻
女教迺能以未雕未琢之心矢不辱不奪之志旣未
結褵又非謀面較諸情愛素嫿已歸而殉夫者益寡
徑庭矣其視再醮而絳裙兒女輩不亦媿汗欲死哉
夫吹笳成拍猶動容於悲風青塚遺魂尚慘心於霜
草何況不刊孤貞凜凜日月爲世道風化攸賴者寧
淺鮮哉余固嘉其事而述之時萬曆四十一年癸未
大呂月

修邑學引

宋起鳳

上褒崇儒術令天下郡國有能修舉學校遺宮者守
既計工而勸勵有差鄉士大夫以下例得準勞獎進
弟子員至與里選同則嘉意教化雲漢作人之盛殊
卓越千古也哉靈邑澤宮荒廢多歷年所而勸輸鮮
聞葢有由也邑隸雲壤偏近邊處萬山中土田磽瘠
風氣高涼戎馬後先蹂躪重以水旱疫癘更相迭仍
邑之困頓殘疲於此稱最士人守祖父田廬數區躬
畊樵採自治不瞻顧欲責其輸金錢急公義不

憂乎難之爲令者當積疲之下力困催科日救過未
遑又安得點金術爲豪舉耶上下交誦若是坐見宮
墻圯頽終歲委荒蔓中徒付諸愾嘆咨嗟而已宰之
罪固難辭宰之遭逢不時亦何從置辨也向者鳳嘗
謂邑人士曰倘邀天之靈得蠲一切荒逋與爾父老
再造則文廟之役端所先焉今蒙滌豁輕其歲額雖
未能歡然稱樂土然較昔展轉於劫燄凶荒時亦安
能無小異則鳳曷敢不力爲興舉以酬夙願仰副

國家棧樸之思乎且聞厚生之餘不忘正德學宮固振

興人文移易風俗之所也鐘簋懸焉俎豆陳焉歲時
薰蒿之氣與葛屨大紳趨躄穆如上可以儲養經術
諸儒下而不失彬彬退讓風流詩書之澤於里黨則
修之不容已所係誠重豈僅僅侈厥觀美歟第程功
甚鉅蓄材亦甚繁計茲百廢之興費須千金之內旣
不可取盈於公帑又將難責勸於閭閻以鳳綿力不
勝勢必資於衆助凡我閩邑士大夫誼屬斯文當興
文教各捐錢穀之需共濟土木之用其勿以遺棄
穗深自固藏而聽庠序之地鞠爲茂草不特爲斯邑

樹文光於不朽鳳亦得藉手以報學使羅公成育人材諄諄勸興學校之意願言踴躍以觀其成

修城隍廟引

宋起鳳

夫邑之有神猶邑之有宰也宰能理繁劇愛養斯民而獨不能挽造化之柄使災祲水旱兵火盜賊默爲轉移豈非神之倍重於宰也明甚且宰處其地三年六年卽奏報先後以次去孰如神世世守厥土者哉以千百年翊衛吾民者上而祖宗享之下而子孫承之無時代湮遙呼禱若一日然是尊而親幽而顯益莫神若矣顧安可不知所崇禮耶靈邑自中兵以來城郭不修廬舍不完蓬蒿滿目士庶此僞自治且

力違恤其他雖然亦思所以致此之故乎吏受賕而
枉法胥舞文而噬民豪強挾勢以魚肉庸愚奸刁逞
智以凌虐孤寡喪失廉耻蕩佚性情貧嫉富而惡掩
善顛倒禍亂激天地之怒非一日烏得不重罹斯凶
耶今歷有年民稍復業以余觀流俗之污而仍然未
除也寧無懼且悔之歟則遷善去惡端有望於靈人
亟已夫爲善於家不若爲善於鄉也爲善於鄉益又
不若爲善於國也孝友力田親族慕義家之事盡已
而重然諾樂施予姓字高於里閭得不更進乎非特

此也守先人田宅歲有所入一當公家不給而祀饗
軍興慨然身倡令當世嘆卜式長者而實有若人其
風不益上歟余之望靈殆猶是也毋以瘡痍初復而
委之困窮毋以茅茨不剪而安於固陋毋以驚鴻甫
集而聽其凋殘毋以年歲不登而需之康阜蓋貧窮
之爲善什倍於有力者而十家之邑能相嚮於仁義
其視通都上國右族巨室磴磴利已者風斯下矣顧
安可自遜哉則今日治其廟貌掃除以安神之靈是
又時所最亟者也向余固有志焉而未敢猝啟者

於民力之難齊耳茲幸邀神之庇去荒蕪減租稅輕徭薄歛與民更始德澤所及雖

國之賜然豈得置神力於不問故余爲之倡且不憚絮絮以展轉興起於從善苟有祖宗孫子千百年之思者慎毋自吝橐中之藏甘爲神所遺棄也乎

礦害議

宋起鳳

明神宗晚年主權稅開採之議遣中使四出靈邑其一也故老身經是役者至今能詳述之方使至平昔一二無賴礦徒偷竊遺砂未厭所欲利公家名目相率投中涓所號曰爐頭招集四方叛亡惡少人各領一隊屬其指使凡度地脉辨土色舉火鑿石淘沙汰鉛運煤發粟諸事悉以聽計一日力公家額給工資爲爐頭中涓內外人役朋扣差半在山洞力役者終歲腰斤錘鑿首戴火炬足踏流泉不知天日陰晴

煥其人竟同羅刹鬼蜮惟日給食米黃齏克腹而已
並半扣工資杳然不聞此害在工作之民窮遠難告
有如此其僱近城鄉者私計邑中素封之家幾戶陰
受中使票僉應役一切易煤粟市鉛確發脚力匠作
諸器用咸取責焉始焉陽付諸項價銀誘其承領辦
置繼而日取給不復吐一人之力有限於是更相牽
引數人而供一役數家而理一事薪米食貨減值勒
償驢畜牛馬計口分派鄉村夜不貼席山莊日事推
二 襄 荒 婦 嘆 漸 次 逃 徙 城 鄉 之 苦 於 告 而 無 聞 者 輿

深山下里同更有奸民逋賦構訟自度難免於法陰
結爐頭冒稱工作人役曠歲不至邑庭數與長吏抗
里胥或催呼迫切則糾礦徒毆斃窮谷中莫敢問卽
有訴於令不旋踵中涓以片紙奪去故窮民死於溝
壑而奸人肆其凶焰道路咨嗟相視以目流毒曷可
勝言卽以其利較之初年礦役興每砂一確煉銀二
三錢不等除爐火工料外日輸公家銀約二錢而傾
銳裝鞘撥夫交帑之費不與焉歲計輸納有益以爲
開採係自然之利不擾民不病國公私交便策無善

於此中間內侍迭相附和謂外吏徵賦稅猶有耗羨
苛派諸弊何如此坐收成效月計額帑而咄嗟立措
乎是上徒見其利並未敢有陳其害者卽間有知其
害上方急邊事增益軍餉四方開採之物先後絡繹
使者欣欣然邀功自得誰能

哉由是礦役日盛靈邑彈丸首見破敗昔之所謂匠
作諸人鄉村頭畜漸驅而逃人力不支地脉盡洩凡
山中礦道紆回數十里非頑石不可攻卽水泉滂發
動深尺許人裸行穴間日夜鎚挖不休所出礦砂及

入確煅煉後僅得餘錢會計工費反倍之歲額坐困
向之爐頭諸惡少又共出詐術慫恿中使謂爐利減
少公家役使頭緒繁多之故莫若擇土著富厚里民
令其一意督率凡食用工資槩付諸彼按日計確課
銀四五錢一轉易間公帑不虞其縮自是里中諸大
戶始而鬻田產再而易牛畜再而發窖粟賣子質婦
家無餘藏究至身斃而後已中使目睹垂亡若是始
幡然上開採無利狀乃中輟焉斯皆害在當時鑿鑿
人口傳戒子孫而飲恨無已者迨其後數十年來

洞空虚山靈消歇地氣春秋每一騰伏則歲必大震
震則雷碾車轂聲民舍城垣屢爲摧毀其間人文阻
喪三四十年間無一杰發邑之凋殘困苦至今猶指
遺礦諸山爲怨藪云

平徭役議

宋起鳳

靈 蕞爾邊壤全盛時編戶不滿五千餘丁經制額
載歲徵諸項首則田賦曰稅糧次則人丁曰均徭次
則土兵曰馬免次則拔徵曰驛糧四項雖有分屬然
大端不過於地於丁盡之矣舊例不知肇自何代於
四項中各標里甲名目如領大糧者每里長二人所
部十甲各十人總計一歲間四項需役動至三百六
十人其在全盛時猶可甲謝乙乘數年而始經役自
後土滿人稀凋零過半較五千餘之丁又去其二千

人中間貧不能自存弱不能習事山野不能計筭者更半之計一邑寥寥僅數百人此數百人歲必需三百六十人應四項役無終年之定息有終身之奔馳室家不得保農業不得理婦嘆於內夫瘁於外嗚呼徭役苛擾立制不善未有如靈之甚者矣二三瑣尾幾何不漂散畏避棄故里若鶩耶又邑自大同姜逆變後重以疫癘交作水旱相仍至十有一年版籍竟爲之全空矣念前任羅公森艱危萬狀時綏輯招徠不知費幾許心血今勢稍閒矣則又應爲可久之

計是秋余甫受事計前所謂四項者於田賦土兵內每里又增設里長二人是於三百六十人之外復益四十人幾四百人究其故咸曰地荒丁亡一甲俱空者有之矣一戶俱空者有之矣一人力不足代通甲完積歲逋則兼人分其擔復倍姓以益其求蓋補瘡剜肉之權宜也杯水車薪將何濟與余心傷久之思槩爲痛革而去其累慮公家徭賦所關將空甲俱置之不問不可也竊謂欲除累必先除其致累之根及其累之甚者民得安其田里則餘可以次甦矣遂一

意以荒亡請經營凡四載百費心力不避勞怨中外
楮牘幾充棟賴兩院奏請卒得鑄幣奉檄之日進士
庶而告之曰荒亡之役今既得爲茲土息其巨累然
繼此薦民者莫徭役一事前各里老輩咸執議而固
謂不可者爲是甲空虛力難獨任也今與爾民約邑
中四大至雖全書鹽分條晰各有定則然解則不妨
按籍而報或徵則莫如總類而計欠况荒亡除則歲
額亦迭減余固知條鞭之法最便於公私也曷行之
乃計十里里仍分十甲每里上下五甲領里長一人
四項錢糧皆屬焉歲每約用里役一百二十人止歲
省民力二百八十人又可留爲三年後之用計數年
而始一週是前此經歲勞苦而至死不得少休者今
乃一旦而脫然且脫然於數年之間計歲可省金錢
無筭於以甦閭里急公家兩得之矣夫何不善至于
宿弊由此犁除苛求由此報罷利更普與緣著爲令
甲以垂永久

蔣侯忠節傳

宋起鳳

明邑侯蔣公者諱炳彩粵西人舉某科鄉薦於崇正
間授靈令爲人持大義磊砢不阿議論侃直尚氣
節公以海嶠文士塞上情形固未之諳也會七年八
月間大兵進張家口畧雲中諸地聲勢迫捷所在披
靡邑民間警相率避山寨中去胥役輩報公公聞而
斥曰邑雖偏處邊邊人豈不戒邊事卽日促郡大吏
大帥豈無一紙告誡預爲所屬計綱繆乎汝輩其毋
訛動吾民致亂催科事當有罰衆咸不敢言邊事

陰爲避地計稍稍以次他逸邑故彈丸城西面復傾
圯一切樓櫓炮石諸器具多未備公方出視事大兵
已斬關進矣嗟乎長吏出宰百里負直聲與士民休
養衽席太平固其分也乃一旦遭逢多事內無所與
守外無所與援孤城斗大坐見蟪蛄而莫之問疆場
之事尚忍言哉公被執所部進之主帥某帥曰爾何
爲城破矣人民子女俱爲我有不降奚待公挺立大
聲曰事至此何多言身爲朝廷命官旣不能爲土守
卽當爲土死死固職也不屈帥笑曰爾失陷土地區

區一死何足重輕予嘉爾慤直有氣節故相留苟從
不難立致大位公聲色愈厲帥猶委曲回公意久知
公不可奪乃屬所部曰蔣令奇男子殺之固不義於
法又不當縱押令回署聽自我公堅意不稍折迺易
朝衣冠北向再拜自縊于邑中郵舍神色生氣如存
衆卒皆爲之嘆息膜拜而去帥聞之惋惜良久曰吾
畧地雲晉錚錚百折不迴獨蔣令一人而已兵留三
日始出塞當公未盡節時將邑篆擲邑人賈應神
中人未知之也後兵退賈汰井得印璽潭源守節公

攝邑事獻之邑人收公骸骨舉原衣冠殮於柩醮錢
送之旋里惜是時大廷持失守律甚嚴自督撫帥道
而下坐不宥無敢舉蔣令事上聞以此殉沒多年所
苦節竟不得達噫士君子一生大節始于事親終于
事君而事親事君總于立身乎基之蓋舍立身之外
別無所謂事功而極事功之大終無救于失身倘公
于此時稍委蛇焉浮沉于生死兩可之間則身之既
敗生亦可愧何他富貴榮名之足論公之所以從容
就死而不少顧卓立而不惑者蓋權之立身以事君
者熟矣嗚呼烈哉公以八千餘里之遠宦垂二十七
年之歲月中間天道人事格不得傳假鳳以纂誌之
役於撫拾逸事間得畢公生平之節不至冥冥天壤
間士君子固有幸不幸哉天之報忠亦何巧歟余固
樂爲之傳

大雲寺免寄軍儲記

王咨牧 貢生

大雲寺者邑之上人伽陀地也其初檀那者衆以故
規槩鬼戕金碧璀璨蓋曠然大觀羅摩界邇來殿廡
而困庾矣鷲嶺生塵鷄園積穢且四垣八座盡屬頽
催大非尊禮甘露之門仰崇法雲之地茲有羯麼陀
如來如官真大等率衆於兵憲馬公處告稱寄放糧
米埋毀佛像香火無地鐘鼓無由僧漸逃移寺漸圯
廢公則慨然有少林開花破甑見性之想卽蒙批示
云勘得本縣倉廩窄小所有餘糧寺中原爲寄放已

後召買糧料米豆另文議動官銀修蓋倉廩盛放不
必再寄於寺永爲遵守本縣于公猶正法眼藏而獨
証不二門者於是亟命去之且嚴加禁諭申飭前規
寺中可永永免堆積之患矣予思生成之外別有陶
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
也豈得輕狎湮没人廬兩弛哉卽今寶坊幽寂慧燈
普照朱幡風動各鼎香襲儼然維新日月特地乾坤
如來如官真大等有功於沙門也力 遠矣雖然拈
一瓣香已有落處指向上路正是其時使徒云青毒

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焉能得到彼岸
此老婆心切耳若夫從今免令寄放糧米則有憲臺
之明憲在後之繼今必諒告稱之舉其心激香火之
供其心虔以激心成虔心有識者方且悲之孰肯墮
其業而懼其障乎闔寺衆猶患復爲寄糧之區願相
與標憲臺之令甲昭之碣中以詔來者以識不朽僉
曰可昔萬曆二十九年歲次辛丑五月吉日選貢生
王咨牧撰

24766

夏

果

三

